

The Pledge of
Marriage Bond-the Evolving Story of
"Red Leaf Poetry"

紅葉流水定姻緣——「紅葉題詩」 故事的流傳演變

李 惠 綿 Hui-Mian LEE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學作品中的愛情故事，不論結局是悲是喜，主人翁總要在故事舞台上交會互動，歷經一番悲歡離合的模式。可是「紅葉題詩」中的男女主角在情節發展中，卻僅憑一片紅葉作為媒介，構成一個巧合良緣的故事。換言之，當主角人物實際交會時，就是故事的句點了，因此紅葉題詩故事實異於其他愛情模式而別有意趣。這個傳聞軼事已經成為詩詞常用的典故，又成為小說戲劇家偏好編寫的題材¹，本文試著賞讀分析唐宋筆記小說及明代傳奇戲劇「紅葉題詩」故事的流傳演變，從而觀察出不同的敘事文學類型，展現出來大異其趣的美感世界²。

一、從傳聞軼事形式到傳奇小說之完成

紅葉題詩故事盛傳於唐宋筆記小說。傳聞楊貴妃集三千寵愛在一身，後宮嬪娥抑鬱難遣，常在落葉上題詩，隨流經御苑的溝水而去。這段傳聞軼事最早出現在唐人孟榮《本事詩·情感第一》：

顧況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帶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

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團和獨含情？自嗔不及波中葉，飄漾東宮取次行。」³

表面看來，這段傳說只是記錄三首題詩，但已透露一種神奇性——在御溝上不計其數的落葉中，顧況和不知名宮女竟然拾得彼此題詩。神奇性的構成主要憑藉兩個條件，其一，大片的梧桐葉才能脫穎而出引起詩人目光；其二，詩人必須有情，才能同情題詩者的寄託，進而題詩回應宮女的詩情。這樣的神蹟只能有一次，因此宮女再次題詩，是十餘日後由他人尋春所得，交給顧況。如此才能交代宮女拾得顧況題詩，具有補足情節之作用。如果說《本事詩》記錄「御溝流葉」或「紅葉題詩」的典故，則同時期范攄《雲谿友議》卷下〈題紅怨〉便是架構了「故事」基本輪廓：

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尋取，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陳省宮人，初下詔，皆從百官司吏，請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苑陽而獲其退宮人，睹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即君收葉巾箱。」驗其書新，無不訝焉，詩曰：「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怨動拋紅葉，好去列入關。」⁴



從盧渥偶見紅葉、命僕拾葉、巾箱藏葉等一連串動作，以及宮人目睹紅葉嗟歎良久後對盧渥說的話語，可見〈題紅葉〉鋪敘的動作和對話，已經勾勒一個情節簡單而首尾完整的故事。如此精簡的敘述，足以在讀者腦海中浮現出一幅動人的圖畫，彷彿百年修得之姻緣都凝聚在主角「發現」真相而驚喜的一剎那。故事最後才倒敘當年所題詩句，更覺餘意不盡。

故事發展到宋代王銍《侍兒小名錄》〈鳳兒〉⁷，男主角變成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葉上「筆蹟纖麗，言辭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賈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誇大主角得葉之後「涕泗交墜」的神態，是進一層具體深化詩人的有情，做為下文主角結親過程之鋪墊。上述〈題紅葉〉的盧渥與宮女結親只是一筆帶過，此處卻著力鋪寫：

街吏疑其事，白金吾委其責，德宗亦為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甘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為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為宮思，令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為之問然，召全虛投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畢就其院，資皆賜全虛焉。

故事中，題詩的宮女有明確的身分、名字，更有詩文才情之涵養。鳳兒寄託花葉流露宮怨，本是無心，不想竟事跡敗露；原以為死無所逃，不想竟獲德宗憐憫，賜其姻緣。這段鋪敘旨在強化天定的姻緣仍必須賴於人為的助力，其中天子美意是圓滿此事之關鍵。因此是花葉題詩為良媒，更是天子感動惻然之心為紅媒。

以上三段筆記小說都是建構於現實世界，北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九〈雲芳子魂事李茵〉⁸，則演為超現象界的人鬼相戀：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晝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於囊。後昭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者，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因行詭辭，具述宮中之事。及歸州，遇內官田大人織之，曰：「嘗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恨。其夕，有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路中官，求將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瘳，有道士曰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即陳，往年歸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



題詩宮女雲芳子早已自縊而亡，感念李茵捨棄收貯書囊情意，特來相從。雖然結尾才點出女鬼身分，但故事進行中已經由不同場景及其情節架構懸疑性。首先，李茵奔竄南山民家才與雲芳子相遇，既為宮中侍書何以來到深山民家？其次，二人同行到四川綿州，被內官田大人認出並逼令上馬，何以深夜即能復返？其三，俱歸襄陽數年後，李茵為何面有邪氣？最後雲芳子不忍見李茵病篤，乃自陳真相，置酒賦詩，告辭而去。故事形式明顯受到六朝以來志怪小說影響，而在志怪小說包裝下頗有幾分凄美。雲芳子活在人世未得真情的遺憾，使其不惜千里迢迢以鬼魂之身前來彌補。於是成就愛情姻緣的意志，不僅跨越陰陽之隔，亦由男性的涕泗縱橫轉為女性的感念相從，為紅葉題詩故事留下不盡的惆悵幽思。

真正將紅葉題詩傳聞軼事敷衍鋪敘為短篇傳奇小說是宋人張實〈流紅記〉¹⁰，小說長約一千五百字，情節結構可分為五個段落：一、于祐拾得紅葉題詩，復題詩句置於御溝上游。二、于祐累舉不捷，依韓泳門館，得韓泳之撮合，與出禁庭之宮女韓夫人結親。三、于祐與韓夫人成婚後會葉，方知紅葉是良媒。四、僖宗幸蜀，韓泳命于祐率領家僮百人前導而得見皇帝，于祐以從駕得官，韓夫人治家有成。五、作者議論。可知不論情節推展技巧和人物心理刻劃，〈流紅記〉皆已具備「小說」規模。

故事開始於「萬物搖落，悲風素秋，頹陽西傾，羈懷增感」的場景，儒士于祐晚步禁衢，在這樣寂寞孤冷的時刻，于祐才會注意到御溝上有浮葉續續而下，臨流洗手時，「有一脫葉，差大於他葉，遠視之，若有墨跡載於其上。浮紅泛泛，遠意綿綿。」于祐得題詩紅葉後，藏於書

篋，終日吟詠。不僅時時對好事者說之，且自此思之念之，精神俱耗。無情流水稍來一片紅葉，竟使主人翁意亂神迷，相形於「一見鍾情」更具浪漫之愛。儘管友人大笑：「子何愚如是也！彼書之者，無意於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雖思愛之勤，帝禁深宮，子雖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卻更加深于祐肯定「人苟有志，天必從人願」的信念。雖無羽翼，何妨再託流水，于祐不廢思慮，復為二句：「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御溝上流水中，俾其流入宮中。

于祐將一個情感種子託寄流水之後，小說便將人物轉入另一個時空，描述于祐累舉不中，跡頗羈倦，遂在山西省貴人韓泳門館下擔任文墨工作，得錢帛稍稍自給，亦無意進取。後唐僖宗發放宮人，其中有韓夫人亦居住韓泳館舍，韓泳遂將韓夫人許配于祐。這一段約三百字，似與前半紅葉題詩情節無關，實則經營了小說的懸宕與張力。主角各自有一番遭遇之後遇合，正是〈流紅記〉推展到高潮之處，婚後第二天：

韓氏於于祐書篋中見紅葉，大驚曰：「此皆所作之句，若何故得之？」祐以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乃開篋取之，乃祐所題之詩。相對驚嘆感泣久之。曰：「豈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嘗有詩，今尚藏篋中。」取以示祐，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願寄一聯詩。」

小說進行至此場景才接續第一段的時空，不止主

The Pledge of Marriage Bond-the Evolving Story of "Red Leaf Poetry"



角嘆異驚駭，聞者何嘗不爲之感嘆謳歌？因此當韓泳自以爲是媒人時，韓氏笑答曰：「吾爲祐之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進而索筆爲詩：「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憂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這首詩點出兩人從題詩到遇合的時間竟長達十年。十年的歲月可以使人事完全遷改，然而他們竟能珍藏彼此拾得的紅葉，甚至各自帶著紅葉的回憶來結這段姻緣。事實上，主角具有相似的人格特質，應該才是他們得以結緣的感情基礎之所在。

對韓夫人而言，託物寄情的行爲，象徵她對終年盡日在深宮的孤獨處境，並非麻木渾然不覺，內心實隱藏敏銳的才華、纖細的感情與高度的自覺。對於祐而言，應物斯感而情動於衷，在與自然交感之中引起對流水落葉的注目；又因其易感多情之心，才能感同身受題詩女子的宮怨情懷；還要有一份痴傻，才會回題詩葉。因此于祐和韓夫人的結合不是偶然的條件牽引，而紅葉也不是絕對必要的良媒。作者最後一段「議曰」就是要傳達這樣的旨意：

流水，無情也；紅葉，無情也。以無情爲無情而求有情，終爲有情者得之；復與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聞也。夫在天理可合，雖胡、越之遠，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則雖比屋鄰居，不可得也。悅於得，好於求者，觀此可以爲誡也。

「飄流的紅葉本是無情之物，但賦予它感情的是男女主角纖細敏銳的心，他們的多情寄與紅葉流水之後，此時的紅葉、流水已不同於一般的葉和水，而分享了男女主角的感情世界。而這種能夠

寄情於物，享受人與自然世界中一事一物之情感的情懷，最終才是男女主角能夠藉此結合的主因¹¹。」作者試圖從無情、有情之論強調兩性情感的交流在於天理之可否，不可強求。如就小說旨趣，所謂「天理」可解釋爲「天意」與「人理」：天意者，流水也，紅葉也；人理者，有情者也。

如上所述，〈流紅記〉可以說是汲取融合《本事詩》、〈題紅怨〉、〈鳳兒〉、〈雲芳子魂事李茵〉筆記傳聞中各個不同的要素，再注入作者的創作理念和鋪敘技巧，成爲宋代著名的短篇傳奇小說，也爲紅葉題詩的故事呈現了一個完整的敘事文學形式。

二、傳奇戲劇的藝術表現

文學類型發展到元明，出現「雜劇」和「傳奇」¹²的戲劇體製，白樸、李文蔚及無名氏¹³等劇作家將紅葉題詩故事編寫爲四折一本的元雜劇；明代王燼峰¹⁴、王驥德、祝長生¹⁵、李長祚¹⁶亦鋪寫爲長篇體製的傳奇劇本。由此可見中國古典戲劇故事取材之沿襲，亦可見紅葉題詩故事爲文人雅士鍾愛，遂有不少劇作家一再點染。可惜上述劇作，元雜劇僅殘存白樸《韓翠蘋御水流紅葉》正宮套之曲詞一折¹⁷；明傳奇則或殘存數齣或亡佚，只有王驥德《韓夫人題紅記》全本流傳，成爲紅葉題詩轉化爲戲劇作品中最珍貴的劇本，在戲劇文學史上自有其獨特之意義¹⁸。

《題紅記》是王驥德弱歲時承父命¹⁹，更其祖父王燼峰《紅葉記》傳奇而成，《曲律·雜論下》²⁰第八五條云：「余大父燼峰公博學高才，著述甚豐，有集數十卷……少時曾草《紅葉》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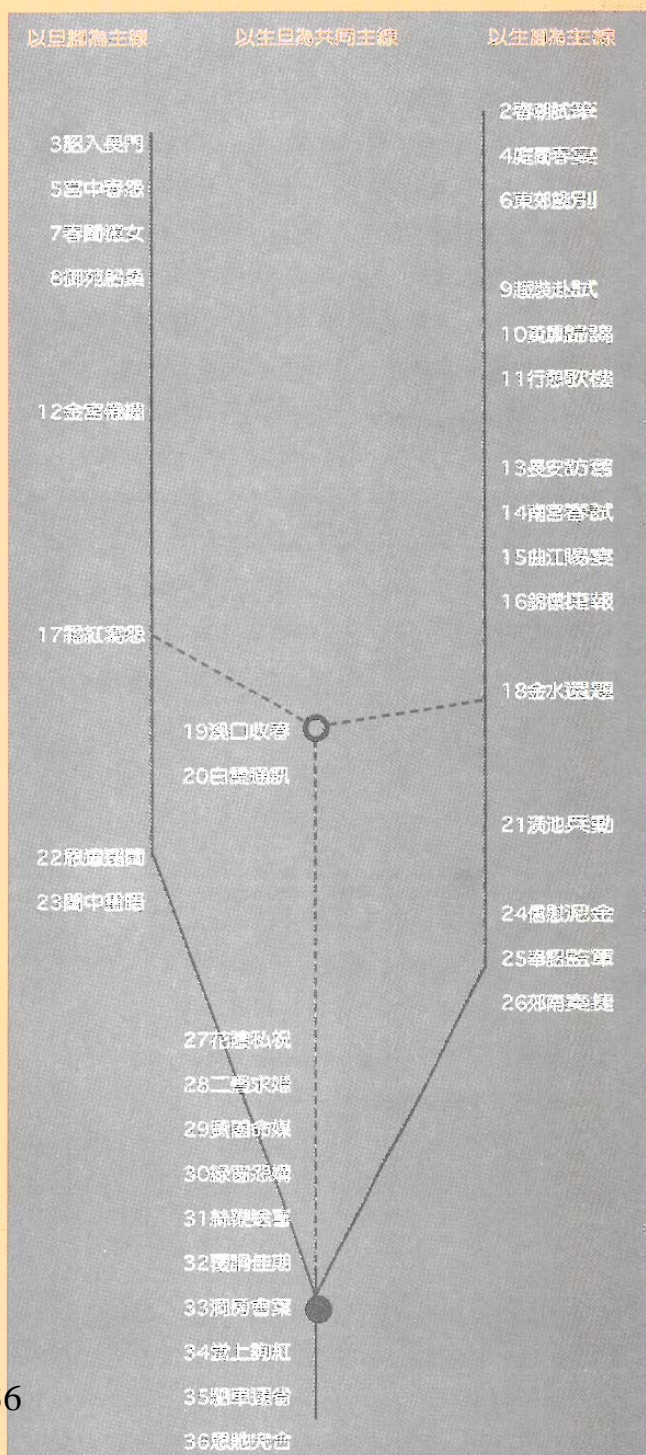
都雅婉逸，翩翩有風人之致。遺命秘不令傳，今藏家塾。余弱歲臥病，先君子命稍更其語，別為一傳，易名《題紅》，為屠緯真儀部強序入梓。」以紅葉題詩為故事，從小說（筆記、小說）跨越戲劇（雜劇、傳奇）文類，由於特殊的體製結構，使《題紅記》傳奇的藝術形式複雜得多。

傳奇是以「分齣」為基礎，改作後《題紅記》共三十六齣，上下二卷，各十八齣²¹。每一齣都是一場，每一場都由人物、腳色、賓白、音樂、科介、砌末等要素組成。表面看來每場各自獨立，實則「一場一場的佈置原是發展整個故事形式的基本架構²²」，但是情節發展並非依各齣次序而是交錯進行的。交錯進行的方式主要是依據生、旦腳色人物所發生的系列相關事件，以下將根據傳奇體製這樣的敘事程式呈現《題紅記》的結構圖式。先將劇中主要腳色及其人物關係列出，左、右欄分別是與生、旦相關人物，可以看出韓渥是繫聯男女主角的關鍵人物：

生：于祐	旦：韓翠屏
末：于鳳山（于父）	小旦：玉英（翠屏侍兒）
淨：謝氏（于母）	小生：韓渥（翠屏堂兄，于祐八拜之交）
	外：韓詠（翠屏父，韓渥叔父）
	貼旦：許夫人（宮人）

《題紅記》戲劇結構可分為三條脈絡：第一條是以生角為主線的關目情節，包括于祐和韓渥的相關事件：互展才學—暫別—應試—中舉—監軍—平亂等關目，其中監軍平亂可謂為支線情節。第二條是以旦角為主線的關目情節，包括翠屏入宮—宮中春怨—宮中倦繡—還闈家門—重晤雙親等關目，其中許夫人縫製戰袍藏金鎖詩篇可謂為支線情節。以上兩條皆是實線，第三條是以生旦為共同主線的關目情節，也就是男女主角紅葉題

詩相關情節，其中第三十三齣〈洞房會葉〉為分界，由虛線入實線。換言之，從翠屏〈霜紅寫怨〉和于祐〈金水還題〉到〈洞房會葉〉之間，屬於精神層次的遇合。〈溪口收春〉翠屏拾得于祐復題之葉，各自擁有一片紅葉，是二人交會的虛點（以○標記）；至〈洞房會葉〉是真正交會的實點（以●標記），這個實點也同時成為三條脈絡的交會點，直到全劇結尾，成為「漏斗式」的情節結構。以下依據上述脈絡先畫出《題紅記》之結構圖示，再敘述劇情大要，並將各齣齣目分別納入（圖表中的數字表原齣目次序，不含第一齣〈家門梗概〉²³）：





劇情大略演述²⁴：于祐與從長安來洛陽遊學的韓渥為八拜之交，皆才華出眾（2）。韓渥來書要韓渥回京應舉，二人飲酒餞別（6），于祐亦承父命應試（4、9）。韓渥回京拜見叔父，得知翠屏妹妹入詔王宮（3），並告知叔父于祐之才學相貌（10）。于祐應舉途中行憩歌樓（11），一到長安即訪韓渥（13）。二人應試皆中舉接受賜宴（14、15），于家二老獲報甚喜（16）。

翠屏原與雙親敘談婚姻，突降聖旨詔入長門，侍兒玉英隨侍入宮（3）。韓女入宮，深覺寂寥（5），或於後苑採桑（8），或與許夫人互訴衷腸（12）。一日翠屏愁悶，玉英陪至宮外御溝閒步，見御溝紅葉，題詩一首，欲寄有情人（17）。

此時于祐中舉尚未除授官職，一日至禁城外御溝水邊尋幽訪勝，見紅葉拾之，竟有題詩：復拾一葉題詩放置御溝，氤氳大帝差鬼判使者著一道逆風送入宮中（18）。翠屏拾葉後，精神恍惚，由玉英口中得知許夫人忙製戰袍，且於袍中藏金鎖詩篇，與翠屏同有風流佳話，並和許夫人同往御溝看前日題詩所在，竟拾得于祐選題之葉（19）。

于祐拾葉亦牽腸惹恨，適韓渥來訪，問其緣故，于祐以思鄉之詞推托，恰有同鄉代送家書，以慰雙老（20、24）。因黃巢兵變欲取長安（21），于、韓奉詔赴軍中為參謀、書記（25），終與李克用以進戰誘敵之計平亂，有功朝廷（26）。

翠屏入宮，二老思念深切（7）。韓渥欲告老還鄉，蒙聖上恩賜翠屏、玉英還鄉，別選快婿（22），翠屏終得返家重聚（23）。翠屏還闌於後花園擺下香案，禱告天地，能得珠還璧；又聞知許夫人與得戰袍題詩之人婚配，愈為欣羨

（27）。韓渥吩咐媒婆招親于祐，于祐卻鬱鬱寡歡（29、30）。媒婆送絲鞭至于狀元家，適于祐、韓渥正商榷草平黃巢碑文，于祐推辭親事，韓渥力勸，媒婆方得回覆訊息（28、31、32）。

于祐、翠屏洞房之夕，方知彼此是題葉之人，紅葉竟為良媒（33）。玉英窺見，告知韓氏二老，詢問之，莫不驚嘆（34）。韓氏一門同歸于家洛陽故里（35），一門旌獎，團圓收場（36）。

由以上劇情敘述可知，《題紅記》一方面汲取唐宋筆記小說和元雜劇的要素，二方面運用明傳奇的敘事性與抒情性，三方面凸顯舞台表演的戲劇性，因而鋪陳出特殊體製的戲劇作品，以下分別舉例說明分析。

就汲取小說、雜劇而言，首先，紅葉題詩故事男主角名字一再更換，女主角除鳳兒及鬼女雲芳子之外都沒有名字，直到《流紅記》才有于祐與韓夫人之稱謂。到白樸《韓翠巖御水流紅葉》劇名已點出女主角芳名，其中【叨叨令】曲詞有：「玉英！嚙兩個來去也麼哥」之語。因此王驥德《重校題紅記例目》首條云：「傳中于生之字祐之，韓夫人之名翠屏與侍兒之為玉英，皆雜得之元人諸劇中，不敢臆測。」可知《題紅記》男女主角的名字融合小說、雜劇而定型。其次，紅葉上的詩句內容多有不同，《流紅記》前二首題詩及成親之後韓夫人題詩，都分別運用在《霜紅寫怨》、《金水還題》、《洞房會葉》三齣重要的關目中，亦成為定型的題詩²⁵。其三，對於男主角復題之紅葉何以能從御溝上游逆流回到宮中，這個物理學上的奇蹟，讀者不可以邏輯推論，只能以莊子「得意忘言」的角度接受。而《題紅記》借用鬼神之助，于祐放葉時，舞台上「內鳴鑼



鼓，鬼判捧葉去科」，這片葉兒忽地一陣逆風送入宮中去了。運用超現實的手法使紅葉逆流合理化，也使紅葉為媒的姻緣成為天意必然。故最後一齣〈恩賜完合〉【喬合笙】曲詞云：「姻緣總天造，看霜紅湊巧，乍揮毫，豈意便成姻好？波流顛倒，這其間自有神明導。」當然作者也不全然強調天定姻緣，仍然發揮敘事性與抒情性的戲劇藝術，強化主角的有情有義（詳下文）。其四，〈流紅記〉第四段添增于祐從駕得官，韓夫人治家教子有成，對小說結構頗有畫蛇添足之嫌，但自有其唐人傳奇小說的背景影響，大抵才子佳人的愛情結局，最後仍須回歸功成名就方得圓滿。《題紅記》發揮其意，另外發展一條支線，安排三齣描寫黃巢兵變，于祐監軍平亂有功的情節。愛情題材故事加入政治事件，往往有相輔相成之戲劇效果，如梁辰魚《浣紗記》吳越歷史事件使范蠡、西施歷經生離死別、人事全非；洪昇《長生殿》因安祿山之亂使唐明皇、楊貴妃悲劇愈加纏綿悱惻；而《題紅記》的政治事件並不影響主人翁的命運，使全劇結構看似「支蔓局懈」。然而戰爭事件倒是輔助許夫人縫製戰袍藏金鎖詩篇的支線情節：原來聖上命宮中製戰袍千件，賜塞外吏士，許夫人沒來由在一件戰袍中封著金鎖一枚、題情詩一首（第19齣）；其後為神策軍士馬直所得，聖上將許夫人賜予軍士（第27齣）²⁶。這段插曲自然是為紅葉良媒做伏筆的。于祐監軍有功，方能在末齣接受天朝封誥以收束全劇，達到一門旌獎的團圓喜劇，而平亂立功、團圓旌獎也都是傳奇敘事程式之一²⁷。此外爭戰情節可在文場戲為主的戲劇中穿插兩、三齣武場，以調劑冷熱場面。從這些角度看作者經營黃巢兵變情節，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規律性。

就運用明傳奇的敘述性與抒情性而言，例如紅葉題詩之前先以三齣情節鋪陳翠屏入宮後的種種情懷（第5、8、12齣），然後極力刻劃第十七齣〈霜紅寫怨〉，這一齣戲只有翠屏和侍兒兩人，戲劇情境屬於文靜細膩的正場戲，除引子【女冠子】和【尾聲】之外，作者總共用了十支【商調】過曲，讓翠屏和侍兒輪唱，充分抒情訴怨。摘錄【啼鶯兒】，可從曲詞和賓白交相運用的敘述和抒情手法，展現翠屏題詩的場景與情懷，其與小說的表現形式是大異其趣的：

【啼鶯兒】、（旦）玉英！你看這清逸的竹林，怎麼這樣紅得好！御林紅樹交水濱。（小旦）這是楓樹，殺了霜，都變紅了！（旦）是丹楓乍輕霜覆。（小旦）這香一陣風過，新紅葉都滿紛紛的飄下來了。（旦）恁西風暗度，離恨，紛紛飄墜成陣，一陣吹著一片到窗邊來了，玉英！拾起來我看著。（小旦拾葉、旦持葉看科）你看這片葉兒紅得可愛，就是對臨別的一紙，便教他青娥剪裁，也照不出這胭脂嬌翠。秋葉！紅葉！你倒隨風飄舞，中來西去，得個自由，與我拘禁在這深宮裡的不同。護腰裏，我今日到用著你處，來將手點借你寄與勳。（小旦）小姐又來了，要這片葉兒怎麼用得著他？

【又】、看枝頭紅葉一掃春，（笑科）難道他會做箇情人不減，他無情可會調引。（旦）這字頭相說，你看這葉兒可像一條紅葉兒麼？（小旦）他這紅葉兒兒兒怎麼？便憑他千樹紅枝。（旦）字科！寫不得一首詩兒麼？（小旦）詩詞寫得！空傳一段春恨，小姐好這意思，寫了詩寄與那寫？（旦）嗚！我自寫我的悲懷，

The Pledge of Marriage Bond-the Evolving Story of "Red Leaf Poetry"



柳絮穿窬那箇水？（小旦）怕桃汛難逢阮郎，狂費你錦腸千寸。小姐，你詩倒寫了，柳絮兒倒去了？風兒吹去？那箇替你寫得去？（旦指御溝科）這首水不會流出去麼？（小旦）小姐的知處，把這紙東西就要趕這水流出去。（旦）呸！（小旦）偷波神雷胡麻一器，浮出武陵津。且住！小姐你要題詩，那得穿水？還好，我剛才描花的筆墨還在袖子里。那裏寫好？我在前頭石桌兒上寫！小姐！你在桌子上坐著，我研墨你寫。（旦拂石桌科）。

翠屏和玉英演唱這兩支曲詞時必是載歌載舞，舞台上不會有御溝、樹林、石桌和紛紛飄落成陣的楓葉，全憑演員的手、眼、身、步將唱詞的景象「做」出來。對翠屏所以感物吟志的場景和心理過程刻劃的非常細密。與上齣相對照，第十八齣〈金水還題〉則是于祐和書僮（丑扮）的正場戲，于祐拾得題詩後，抒唱其悲想題詩者之怨情：

【病兒落】看濕津津墨乍題，清楚楚詩新綴。空費他慘傷悽詞錦腸，多半是滴溜胭脂淚。（丑）相公！這不知是什麼人寫的詩句？（生）這是官中一箇題詩。

【得勝令】是嬌滴滴楚王妃，俊嫋嫋漢宮姬。冷清清描寫宮中怨，恨匆匆消磨心上悲。你莫猜，謾說道千里能相會；我驚疑，這些時傷心知為誰？（丑）這筆兒得過相公，倒尋著面對子，只是相公怎敢與見那人一箇？（生）那官人呵！

【川撥棹】他和你都弄虛脾，知他是假和真、

張共李，隔著這巫峽高低，湘水東西，空闌下一場憔悴，這乾相思難傳示你。書僮！你另抄一片紅葉，取我拜帖便拜說過來，待我也題詩一箇與那人去。（丑取葉笑科）你看我們相公好不古怪，知道那人誰的題的？長的短的？就要題詩四他，相公！紅葉筆兒在此。（鬼劃上香科）（生把筆咒吟科）。

這裡作者運用的是北曲音樂，辭句樸質、通俗易懂，且發揮北曲善用疊字的特色表達驚疑難以猜測的心思。丑角書僮雖只是陪襯，其實白也適度顯出詼諧效果。由於男女主角拾葉題詩的場景都在御溝邊，編劇非常自然而不著痕跡地交代筆硯的出處，可見作者對舞台砌末安排之細心。于祐的愁緒縈懷到第二十齣〈白雲通訊〉還以【調金門】詞牌道出：「空相憶，無計與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詩何處覓？一葉宮愁新織，不忍把伊書跡，滿院黃花秋寂寂，斷腸衰草碧。」不過作者刻劃于祐對題詩者的思念牽掛卻僅止於此，就意義份量而言，顯然不及對翠屏的著墨。

第二十七齣〈花陰私祝〉描寫翠屏還閣重晤後，在後花園擺下香案禱告天地，希望爹爹肯著人四下訪求題葉之人，成就此事。本齣以【正宮】組套，循環使用【白練序】、【醉太平】曲牌，正宜訴情。時空上從宮中回到家中，翠屏依然終日憂愁、長時嘆嗟。第三十齣〈綠窗怨嬌〉，【念奴嬌】一曲仍然抒唱：「長秋一別，望明河如帶，舊遊何處？桃葉桃根消息遠，夢斷翠華歸路。聞道青禽近傳，春色已過鴛鴦浦，一場愁緒堆堆積難訴。」而聞聽爹爹吩咐官媒婆招于祐為婿，鬱鬱不樂：「我日來癡想道，那題葉人兒好歹有個下落，不想如今落花流水，竟絕信音。



王麟衛《箋紅記》第三十三齣〈洞房會葉〉

倘若那狀元親事果諧，這段姻緣只索又是虛話了。」因此當玉英前來報信賀喜時，翠屏只是「不語科」、「長吁科」。面對喜事卻不以為喜，堅持相信「霜紅誰遣向宮牆度，料宿世情緣定不虛」(【梧桐樹】)。對題詩人念念不忘，身為女性只能埋藏內心、暗自嘆息，而于祐則可以直接了當對媒婆言道：「回覆相國爺說，我久別雙親，即欲歸省，況不告而娶，有玷官常，此事不好奉命。」一旁的韓渥聽聞後，與于祐有一段對白(第三十一齣〈絲鞭送喜〉)：

(小生)家叔久慕于兄高才，小弟又幸附榜末，屬在通家，所以欲將舍妹相托。于兄堅執不從，不是舍妹不堪奉侍巾栉，便是小弟不好做得郎舅了，一定要求于兄俯就此事。

(生)韓兄異姓骨肉，令妹相府名媛，敢相推阻？只是小弟曾與一女子蓄有宿約，不好負他，所以不敢相從。

(小生)于兄差了，縱有宿約，當權釋重，豈可就小信而妨大義乎？于兄若不忘舊人，便當成婚之後，多方訪求，聘作次室，豈不兩全？今日之事，斷不可辭了。

引用這段對話用以說明于祐和翠屏竟然不約而同堅持不曾約定婚姻的情懷，這份癡情頗令人感動。韓渥所謂「執小信而妨大義」固然不能令人認同，但這一番信義兼顧的說詞，卻使于祐進退維谷，不得不答應親事，這正是戲劇敘事鋪排的效果。

就凸顯舞台表演的戲劇性而言，可就第三十三齣〈洞房會葉〉分析。這齣戲是全劇的高潮，屬

於歡樂大場戲。分為兩個場次，第一場【南呂宮】組套，演述拜堂之禮一片喜氣：【梁州序】、【節節高】正宜於婚宴的歡樂排場。第二場舞臺場景轉入洞房，改用【仙侶入雙調·步步嬌】套數，韻腳由齊微韻改換先天韻，可見作者對排場轉換、移宮換羽之用心。以下摘錄洞房之夜翠屏情牽紅葉不願就寢的舞臺表演：

(生)夜深了，夫人請睡了罷！(且不應科)

生唱【步步嬌】(以下省略)

(各對榻坐科)旦唱【沈醉東風】(以下省略)

(生起科)夫人我替你下了花兒。(旦背東科)

(生過東科)夫人我替你脫了衫兒。(旦背西科)

(生)呀！夫人為何奚落小生？散是我人才生得欠好，科甲中得欠高麼？怎麼三回四轉，故意不采？可知道相國小姐這樣難得親近的麼？

(旦)奴家有事在心，狀元不要纏我。

(生)下官倒有事在心，如今也只索勉強丟下，夫人有什麼心事來？唱【忒忒令】(以下省略)夫人！還請睡了罷，難道生到天明不成？

(旦)狀元請先睡。(又回身背坐科)

此時此刻翠屏知道只能推托一時終究不能迴避一世，必須強制自己割捨心中那一份莫名的魂縈夢繫，於是決定焚燒紅葉，以下再看兩人合對題葉的表演：

【好姐姐】休提浮紅半聯，倩不了密頭香願，料平津雙劍情，知會合難。

(出葉科)紅葉呵！我為你一時纏綿，半載寒

香，只道有箇兩回日子，不想今我和你永別了。

(燒葉科) 相思斷股動，綬付銀燈焰，再結來生未了緣。

(生奪葉科) 夫人且住！這紅葉是那裡來的？

(托不應科)

(生) 可不在御溝中拾來的麼？

(旦起背云) 這話可疑。(對生云) 狀元怎麼知道是御溝中拾來的？

(生) 下官認得題葉那人筆跡，所以知道夫人為何卻要燒他？

(旦) 奴家當初在宮偶得此葉，如今從了狀元，只索燒他罷了！(遞扇問科) 狀元可說得那人姓甚名誰？今在何處？

(生) 夫人要見此人麼！遠便在千里，近就在眼前。

【喜慶子】記得當時御溝水邊，那郎君把霜紅戲染。夫人！你索問那人近遠，只知在洞房中蜂燭前。

(旦) 這樣就是狀元題的了，不知狀元題詩時，可曾見御溝中還有片葉兒不曾？

(生) 夫人！這片葉兒倒有箇下落了，只是下官當時亦拾得一葉在此，不知何人所題？夫人久在宮中，或者認得此人筆跡也不見得？(出葉旦認科) 呀！這葉兒是奴家題的，怎麼又到狀元手中了？

這段夾唱夾白儼然有偵探意味，于祐其實認出自己的筆跡卻故意不告知，而要追問翠屏燒葉之緣由，以確認對方堅持的情感。又故意不答翠屏所問，反問翠屏是否認得于祐當年拾得之葉，是為何人所題？頗有懸宕之戲劇效果。二人會葉吟詩後，最後一個動作是「生為旦解衣，攜手滅

燭共下」。舞臺上一連串的身段動作，呈現主角唱作細膩的表演藝術和幽微的心理過程。而將「會葉」的情節安排在洞房之前，而不是如〈流紅記〉佈置在成婚翌日，更具戲劇張力，使舞臺表演更為動人。

儘管《題紅記》只是呈現一個單純天定姻緣的故事，其中並沒有複雜的情節發展，沒有高潮迭起的懸疑衝突，也沒有人性的糾葛掙扎，更沒有所謂深奧的主題意蘊。然而藉著流水紅葉之題詩，人們可以寄託傳遞彼此的情思，因而編織了這麼一個近乎神話似的愛情喜劇，這浪漫之情在愛的國度裏自有一種美感和境界。誰說流水無意、落葉無情？有情的心靈才能與萬物交感，而意志的堅持才能擁有真實永恆的情愛！這一段唯美浪漫的愛情故事歷經唐宋元明，至今傳唱不衰。

註釋：

1 在傳統的結婚證書或較為古色古香的喜帖上，往往印有楓葉圖樣，即出於紅葉題詩典故。本文以此為題材，或可為這個美麗的典故以及現代變幻無常的愛情增添幾許感情教育吧！

2 筆者曾撰寫〈浪漫唯美的傳說—關於「紅葉題詩」故事〉投稿於中央日報長河版，被編者改題為〈「紅葉題詩」促成多少姻緣〉刊登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第十七版。當時由於受報刊性質及篇幅限制，只寫成兩千五百字，尤其對傳奇戲劇更無法盡情發揮。本文應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美育》雙月刊之邀，特就此題重新撰寫，兼而完成多年來寫就王驥德《題紅記》之心願。

3 孟榮字初中。《本事詩》一卷（見《百部叢書集成》陽山顧氏文房本），書前有僖宗光啓二年自序



(886)，主要記載唐代詩人軼事及民間傳說故事。

4 宋李昉等編輯《太平廣記》(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校刊本)卷第一九八「文章一」收入此條，題為〈顧況〉，敘述大致相同。兩首詩句稍有差異，顧況得詩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客友得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

5 范摭自號五雲谿人，只知其為僖宗時人(874-888)。《雲谿友議》性質與《本事詩》同，以中、晚唐詩人本事為多。明萬曆間會稽商濬刊稗海刻本作十二卷，明汝南袁氏抄本作上中下三卷，此處引文依據後者。

6 《太平廣記》卷二百「文章三」收入此條，題為〈韓渥〉，文本幾乎相同，惟題詩首句作「流水何太急」。

7 王銍《侍兒小名錄》收入《說郛》第七十七(據涵芬樓藏板明鈔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頁3573。

8 孫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北夢瑣言》(明萬曆元平括蒼山人鈔本)，筆記小說，原三十卷，今存二十卷；記載唐、五代十國間政治軼聞、士大夫言行軼事和社會風俗。

9 《太平廣記》卷三四收入「鬼三十九」，題為〈李茵〉，其故事結構較《北夢瑣言》文本完整，故此條引文據《太平廣記》本。

10 〈流紅記〉收錄於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五(見《筆記小說大觀》九編之五，臺北：新興書局，1962年再版，頁3002-3005)，題下標註：「紅葉題詩娶韓氏」，署名「魏陵張實子京撰」。張友鶴《唐宋傳奇選》亦有收錄(台北：明文書局，1982

年2月)，頁206-209。

11 這段話引自民國八十四年台大心理系一年級蔡宣妙同學交給筆者「小說戲劇選讀」課程之讀書報告，其題目定為〈夢想與現實之間一試論流紅記的愛情基礎〉，該生文筆思理細密，解釋張實之「謾日」頗有見解。

12 唐宋稱傳述奇文而文辭可觀之文言短篇小說為「傳奇」；明代稱高明染指《琵琶記》之後的南曲戲文為「傳奇」，二者名同實異。

13 《錄鬼簿》卷上著錄李文蔚《金水題紅怨》。元楊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六所載孫李昌《集雜劇名》[端正好]套曲有《紅葉傳情》之闕名；並見《太霞新奏》所載明沈璟《集雜劇名》翻元吳昌齡北詞【八聲甘州】套曲後，惟「傳情」作「題情」，當即紅葉傳情故事，無名氏撰。二劇皆已亡佚。

14 王煊峰《紅葉記》見王驥德《曲律》(詳下文)。無全本流傳，明胡文煥《群音類選》卷十七收錄《紅葉記》五齣：〈紅葉題詩〉、〈御溝得葉〉、〈宮中得葉〉、〈出示紅葉〉、〈紅葉重逢〉；標註云：「此與《題紅記》一箇故事」(見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四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出版，1987年)。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卷一云：「疑為王煊峰所作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15 祝長生字金粟，浙江海鹽人，約明萬曆元年前後在世。呂天成《曲品·中上品》著錄，謂：「韓夫人事，千古奇之。此記傳之得情，且能守韻，可謂空谷足音。吾友玉陽生(案：指王驥德)有《題紅記》，遠勝之。然正不必一律論也。」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能品》亦著錄《紅葉記》。《曲海總目提要補編》著錄《紅葉記》云：「海鹽人祝長生撰，演唐于祐、韓夫人御溝紅葉事，與《題紅記》本事相同，而改造情節，以為唐初，又添出吳子華、許春

The Pledge of Marriage Bond-the Evolving Story of "Red Leaf Poetry"

- 華二女，以作關目。」無全本流傳，明代戲曲選集如《八能奏錦》、《堯天樂》、《徽池雅調》、《詞林一枝》、《玉谷新篋》、《樂府菁華》、《大明春》、《摘錦奇香》等皆選錄散齣（見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一輯，同注13，1984年）。又《群香類選》卷十七選錄《韓夫人金盃記》，未題作者，註云：「一名《四喜四愛》，即同上故事」（同注13），當是祝長生所作之《紅葉記》。
- 16 李長祚《紅葉記》，《傳奇彙考標目》乙本著錄，已亡佚。
- 17 殘存套曲見趙景深輯：《元人雜劇鈎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又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9月再版（頁7-13），本文參考之。
- 18 周貽白《中國戲劇發展史》附錄〈中國戲劇本事取材之沿革〉中關於紅葉題詩故事只列入白樸和祝長生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臺北：學藝出版社，1980年再版），甚至沒有列入王驥德、王驥德之作。筆者加以補充後，更彰顯王驥德《題紅記》在戲曲文學上的價值。
- 19 王驥德約生於嘉靖三十九年左右，卒於天啓三年（約1560-1623），弱歲改作《題紅記》當約於萬曆八年左右（1580）。相關考證見李惠綿《王驥德曲論研究》附錄壹〈王驥德年表初編〉（台大：文史叢刊之九十，1992年12月），頁259、261、263。
- 20 《曲律》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4版），頁168。
- 21 《韓夫人題紅記》有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間金陵繼志齋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年）、林侑蔣主編：《全明傳奇》（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皆據此刊本影印。書首書名標作《韓夫人題紅記》，首載屠緯真（屠隆）〈題紅記敘〉；其次「重校題紅記例目」八則；其次「目錄」載三十六齣齣目。上下卷之卷首大題《重校韓夫人題紅記》，版心標《題紅記》，卷末「秣陵陳大來錄梓」；重要關目之後往往附有插圖，本文據《古本》。又《群香類選》卷十七收錄《題紅記》四齣：〈霜紅寫怨〉、〈金水遺題〉、〈溪口收春〉、〈洞房會葉〉（同注14）。
- 22 張敬：《明清傳奇導論》（台北：東方出版社，1961年初版；華正書局，1986年再版），頁109。
- 23 傳奇第一齣照例用以介紹劇情，稱為「開場」、「家門」或「傳概」。
- 24 《題紅記》劇情梗概，《曲海總目提要》未著錄，其他戲曲史書籍亦未提及，惟近年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頁229-231），才以近四百字介紹。本文述其梗概稍為詳盡，並以數字注明各齣，便於了解。
- 25 于祐選題之詩作「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紅寄阿誰？」與〈流紅記〉稍有不同。
- 26 《本事詩·情感第一》記載開元中，兵士於戰袍中得詩，玄宗查明後，將寄詩宮人許配之。《題紅記》引入這段軼聞作為故事支線。
- 27 林鶴宜：〈論明清傳奇敘事的程式性〉（華瑋、王瓊玲主編：《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年8月，頁155、159）歸納「團圓旌獎」屬結構性程式之一；「平亂立功」屬環節性程式之一。又張敬先生解釋旌獎團圓的形式，頗有全體演員出場謝幕的意義。
- 28 引用曲文，大字為唱詞，小字為唱詞中的夾白。
- 29 【又】指同上支曲牌名。